

自然音变和音变重建：古汉语以母字的演变方式

郑 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 / 上海师范大学)

中文提要：本文从自然音变和类型学的角度，依据历史文献、汉语方言和民族语材料，讨论古汉语以母字的演变方式。文章认为，上古汉语的以母字宜拟作边近音*l-，由此才能解释不同材料反映出的各种历史音变和共时变异。

关键词：以母字 自然音变 类型学 重建 泛时观

1. 引言

比较法是历史语言学的核心方法，通过对相关语言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尽可能重建（reconstruct，或叫重构、构拟）原始语言（the proto-language），从而观察从原始语言到后世语言的各种变化。重建工作至少应包含以下步骤（Campbell 2004:125-46）：1）寻找同源成分；2）建立语音对应；3）构拟原始形式；4）检视共时语音对应的历时内涵；5）检验构拟形式是否自然；6）从类型学的角度检验构拟形式是否合理。其中步骤（5）、（6）关系密切，也颇具关键性。具体地说，要求在构拟原始形式时，必须考虑：a）音变的自然性（naturalness）。比如鼻音前的元音经常发生鼻化，位于 i、j 或其他前元音之前的辅音常常出现腭化，以及 p>f、s>h 等，都是人类语言的常见音变。因此，原始形式应取*p、*s，而非*f、*h。b）构拟的原始形式须符合音系的自然性要求。例如若需为原始语音系构拟一个双唇爆发音，则应选择 p 而不是 b，因为清爆音是无标记的，比浊爆音更常见；若为原始语言构拟擦音，那么应首选 s；如果需要构拟鼻音，那么首选舌冠部位鼻音（Lass 1997:228-9）。c）构拟的语音类型须符合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的要求（Comrie 1993）。例如构拟原始语言的元音系统，i-a-u 的元音格局就比 i-e-u 更可靠，因为从统计共性的角度看，前者更普遍、更常见（Hock 1986:617）。

音变初值及其过程的重建，需考虑自然性、普遍性。自然音变具有“可重复性”，即能在历史材料、现实语言、语音实验、母语习得、失语症中镜像重现（朱晓农 2006: 22）。换句话说，该音变应符合历史语言学的“齐一性原则”（the uniformitarian principle）。例如中古英语的元音大转移，可以和汉语史上《切韵》前、后的两次元音高化链移比较，也见于汉藏系的其他语言（如白语、苗瑶语）及汉语方言（如北部吴语）等（Wang 2004, 郑伟 2009）。正由于此，通过探讨现实语言中“进行中的音变”（sound change in progress），我们可以建立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音变。

2. 古汉语以母字的音值

本文讨论古汉语以母字的各种音变。从上世纪初曾运乾提出“喻四归定”说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其音值作过研究。如 Karlgren (1923) 利用谐声字，认为以母字来自上古的*d-、*g-和*z-。董同龢 (1944) 的拟音除了*g-、*d-，还包括复声母*gd-/*gz-。Pulleyblank (1962-3) 在汉语历史音韵学史上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该书将上古汉语以母的音值拟作*ǰ-，并说明“它在声音上最接近 l-，同时它也相当接近于舌齿塞音”。王力 (1980) 最初采取 Karlgren 的观点，将其拟作 d-，后改拟作*ɮ-。李方桂 (1971) 拟作*r-，得到了王力先生的支持。Schuessler (1974) 较早提议将李先生的*r-改拟作*l-，其后 Bodman (1980)、潘悟云 (1984/2000)、郑张尚芳 (1987/2003)、龚煌城 (1990/2002)、丘彦遂 (2002) 等都表示肯定，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学界的多数看法。Baxter (1992: 202)、平山久雄 (1993) 主张中古以母 j- 在上古仍读为*j-。近来又有学者提出一些新见，如*zfi- (龙宇纯 1998)、*fid- (金理新 2002)、*qi- (赵彤 2005)、*fiq-/*fid- (吴锤 2006)、*q- (Sagart 2007)、*z- (金理新、谢尚优 2009) 等等。

迄今为止，学界将以母初值拟为**l*-的证据包括：（潘 2000：268-71，龚 2002：36）

a.古汉越语。以母字的古汉越语借词读 *l*-。汉语“延”，古汉越语 *lan*¹ 蔓延；“夷”，古汉越语 *li*² 平滑；“棊”，古汉越语 *lep*⁵ 扁；“卣”，古汉越语 *lâu*¹ 大缸、瓮；“余”，古汉越语 *lưa*¹ 剩余。

b.台语早期汉借词。如“养”，泰文 *liang*⁴ 饲养；“易”，泰文 *leek*⁸ 交易。

c.域外对音。汉代用“乌弋山离”对译 Alexandria，以母字“弋”对 *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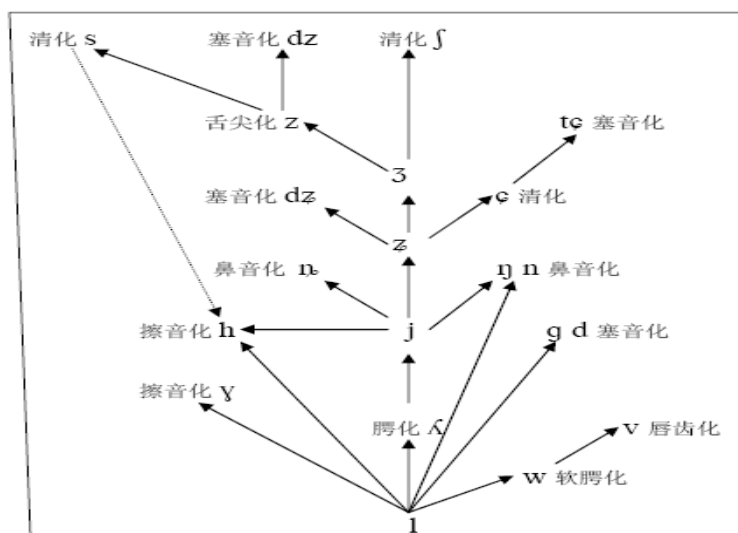
d.汉藏同源词。如汉语“喻”对藏文 *lo* 解释，“棊”对藏文 *leb* 扁、平，“扬”对藏文 *laŋ* 上扬；“用”对藏文 *loŋs* 享用。

e.古汉语重叠词。最近孙景涛（2008：209）发现，古汉语的顺向、裂变式重叠词的第二音节只出现中古来母（“螺赢”）、以母（“扶摇”）字，将两者认定为流音 *r*-、*l*-，才符合普遍语法与汉语特性。这条作为汉语的内部构拟证据，尤显重要。

3. 汉语以母字的音变方式

本文认为，以母字的音变，从发音部位来看，至少包括腭化、龈腭化、软腭化、舌尖化、唇齿化等；从发音方法来看，有近音化、塞音化、擦音化、鼻音化等方式。

图 1 汉语以母字的音变方式



西方音系学界大多赞同“阻塞音（爆发音→擦音）→鼻音→流音→半元音→元音”的响度序列，从左至右的演变可视作语音弱化（参看 Lavoie 2001: 13-18）；就东南亚区域的语言来说，作为语义虚化的伴随过程，音韵弱化往往和虚词的演变更加相关，实词演变中则经常呈现音韵强度的增加，亦即“流音→鼻音”、“流音→擦音”、“流音→塞音”的强化音变（strengthening）。除了历史文献，本文将更重视考察以母字本身，及 *l*-、*j*-等相关辅音音段在汉语方言、民族语等现实语言中的音变方式。

3.1 腭化

辅音腭化是人类语言最常见的自然音变之一，在 *i* 或 *j* 等舌位较前较高的音素前发生腭化的现象尤多。如英语在语流中易产生 *t+y[j]>ʧ[tʃ]* 或 *d+y[j]>ʤ[dʒ]* 的音变：“whtcha doin” [what are you doing], “didja go” [did you go?]. 芬兰语东部方言 *susi>susʲi* “狼”、*tuli>tulʲi* “火”，*i* 前面的辅音带有腭化色彩（Campbell 2004: 41-2）。汉语语音史上有过两次系统的腭化音变，第一次发生于上古晚期，即与见系、帮系、端系字谐声的章系字的腭化音变：*Klj-*、*Kj-*、*Pj-*、*Tj-*→中古 *Tç-*。^①其中 *Klj-* 中的音段 *lj-* 想必和印欧语类似，经历了 *Klj->Klʲ->Kj->Kʲ->Tç-*，即 *l* 在腭化后变成 *j*，再使软腭声母 *K-* 腭化。第二次腭化出现于明清时期，指见组 *K-*、精组字

^① 大写的 *K* 表示 *k*、*kh*、*h* 系列，*P* 表示 *p*、*ph*、*b* 系列，*Tç* 表示 *tç*、*tch*、*ç* 系列，下同。

Ts-在-i-、-y-（习惯上可标作 j、ɥ）介音前读作龈腭音 Tɕ-。以上都是有音变条件的腭化，但也有些腭化音变并无前高音素的环境。如在 Mayan 语的 K'iche' 方言中，k、kh 在“非圆唇元音+小舌音”的音段前会腭化：kaq>kⁱaq “红色”、iʃkhaq>iʃkhⁱaq “指甲”、ke:χ>kⁱe:χ “马”。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在很多方言里都发生了无条件的腭化音变 l>y（[ɲ]或[ʎ]）：calle>caye。西班牙国内的 ll 和 y 也已不具有音位区别作用，如 halla “寻找”和 haya “有（表虚拟语气）”同音（Campbell 2004:18）。

汉语史上的首次声母腭化出现的 l>j 属条件音变，而“塞音+流音”式复声母（Pl->Pj-、Kl->Kj-）并无明确的语音条件。在南方民族语的各种方言里仍可观察到这种音变。^①如侗台语：“沸水沸”，邕宁 plaau⁶，莫语、锦语 pjaau⁶，毛南 phjaau⁶。“箩筐”，邕宁 klooi¹、武鸣 kjooi¹、布依 tcoi¹。“肋骨”，邕宁 hlik⁷，柳江 hjek⁷。苗瑶语：“蚂蚁”，青岩 mplou⁸，高坡 mpla⁸，复员 mpju^D。“四”，长坪 plei¹，览金、江底 pjei¹，罗香 pje¹。“稻子”，青岩 mpla²，罗香 blau²、长坪，文界 mpfjo²，多祝 pja²，大坪 bjau²，瑶里 mju²。

上古汉语的韵尾演变也可能涉及 l>j。李方桂（1971）构拟的上古汉语乙类韵带-r 韵尾（如歌部-ar），王力（1980）等主张拟作-i 或-j。汉藏同源词（藏文 mthil_底~汉语“底”，藏文 sel 清除~汉语“洗”，藏文 fphral_{分离}~汉语“披”）、藏缅语方言（藏文 phal_{让路}~缅文 phaj_{避开}，卢舍依语 khal_{凝固}~khaj_{凝固}）、以及朝鲜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梵汉对音都支持-l 韵尾的构拟（Baxter 1992，龚煌城 2002，俞敏 1999，潘悟云 2007）。民族语中的早期汉借词（如泰文：歌 gaaj，舵 daaj^{尾部}，肥 buj^{肥料}）也显示了-l>j 的韵尾演变，与以母字的腭化平行（参看郑张 2003:165）。

从梵汉对音来看，东汉时以母字想必已发生 l>ɿ 的音变（Schuessler 1974），随后 ɿ 再变成 j。在东亚各语言里，腭边音 ɿ 较少见到^②，从共时平面较难观察，但 l>j 很常见。如藏缅语：“绵羊”，藏文 lug，纳木义 jo⁵⁵，哈尼 a³¹jo⁵⁵，白语 tsi³⁵jo²¹。“手”，藏文 lag pa，龚煌城（2002:34）将其与汉语“翼”*luk（有的学者与“亦”*laag）比较，嘉绒 te jak，为腭化读音。“告诉”，藏文 lab，门巴 jek。苗瑶语里的中古来母借词 l 的音韵行为颇为复杂，其中包括腭化音变，如：“梨”，江底、东山 lai²，文界 jr²。“利_{锐利（快）}”，东山、三江 lai⁶，复员 wja^C。侗台语：“风”，泰语 lom²，龙州 lum²，拉珈 jom²。“添”，侗南、侗北 lja²，侗佬、佯僮 ja²。“下_{下山}”，傣拉、邕宁 lon²，柳江 hjon²。

3.2 摩擦化

l>j>ɟ 是以母字最常见的擦化演变。Pulleyblank（1962-3）曾根据译音材料（如阿育=Aśoka，据翼=Kausika）指出以母字在汉唐之间为龈腭擦音 ɟ-。从方言、民族语等现实语言来看，以母 ɟ-阶段后的擦音化有同部位清化（ɟ>ç）、舌尖啞音化（ɟ>z）、腭龈化（ɟ>ʒ）等；同时 l-、j-、z- 都可能直接擦化成 h-。l- 也可能先发生舌尖化，继而清化后变 h-（l>z>s>h），或者软腭呼音化（l>ɣ）。

从声母对应看，有些以母字汉借词在中古以前就已借进侗台语。如：“养”，泰文 lian⁴，很多方言声母出现擦音化，如：武鸣 ɕiɛŋ⁴，布依 ɕiiŋ⁴，水语 haŋ⁴，毛南、锦语、莫语 zaŋ⁴，标语 sœŋ⁴。“余_{剩下}”，泰文 lua¹，版纳 lə¹，柳江 lu¹，黎语 za¹。侗台语的以母中古汉借词 j- 也涉及此音变，如“檐_{屋檐}”*jiem 在多数方言读 j-，如武鸣 jeem⁶，田阳 jam²，邕南 jom² 等，宾阳则是擦化的 hiim²。“赢_{胜利}”只有少数方言读 j-，如德保、靖西 jœŋ²，其余几乎都是擦化的 h-，如柳江 hiŋ²，环江 heŋ²，崇左 hœŋ²（蓝庆元 2003:16-7）。

龚煌城（2002:35）认为古藏文“绵羊”lug 和汉语以母字“瑜”*lo 有关，藏缅语现代方言有 j-、ɟ-、z-、h-、ʒ- 等腭化、擦化形式，如：尔苏 jo⁵⁵，嘉绒 kə jo，纳西 zu³³，南华彝语 zA³³，普米 zūu⁵⁵，傣僰 a⁴⁴zə³³，拉祜 zə³¹，土家 zə³⁵，大方彝语 ho²¹，尔龚 yi。“手”，

^① 本文语料来源如下：藏缅语（藏缅语语音与词汇编写组 1991）、侗台语（梁敏、张均如 1996）、苗瑶语（王辅世、毛宗武 1995）、南亚语（周植志、颜其香 1995）。引用其他文献，则随文注明。

^② 很少见到倒并非说它在实际语言里不存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调查人在描写或音位处理时习惯有所不同。

藏文 lag, 尔龚 za, 普米 ze¹³, 木雅 yi¹³。

苗瑶语里中古层次的几个以母字汉借词,也有不同程度的擦化音变。如:“羊”,长坳 jen², 长坪 jon², 养蒿 zon², 先进 zan², 多祝 zu²。“溶溶化”,瑶里 jon², 枫香 zon², 高坡 zən²。“养养鸡”,长坳 jen⁶, 枫香、青岩 zon⁶, 多祝 zan⁶。

汉语南方方言。闽语的以母字的白读层读 s- (李如龙 1996: 68-9):“痒”,福州 suən⁶。“蝇”,福州、潮州 sin², 建瓯 sain², 永安 sā², 泉州 sin²。“翼”,福州 si⁸, 建瓯 sie⁶, 永安 jin⁴, 泉州 sit⁸, 潮州 sik⁸。以母字读 h-的,如福州:页 hie⁷|融城 hyŋ⁵³⁻³³/hyŋ⁵³玉融,海口:跃跳跳 hek⁵, 潮汕:悠曳页叶役昱煜毓 h-。梅县、沙头角、吕田、香港西贡、秀篆、揭西、兴宁惠州、从化吕田、东莞清溪、香港郊区、广东大埔等,存在不同程度的以、云、影、匣母的浊擦化现象(j>z/z),音变起点为 j-。粤语如广东新会、台山、开平、恩平、东莞等的三四等影、云、以、日母和部分匣母字,也有擦化为 z-的现象(刘镇发 2007)。全州湘语(据《广西省志·汉语方言志》)读 z-:药钥跃 zio⁸|蝇 zyeŋ²|融 zion²。从音变性质来看,这些方言的浊擦化的辖字包括中古后期的影、喻组字,且较为系统,属晚近音变;而闽语以母字擦化为 s-/h-的范围不集中,因此较难判断其产生年代。

出土文献。战国中晚期的楚简材料中已见以母和晓母、心母字通假的迹象,是南方方言中以母字擦化音变的较早体现。如:①青蠹(蝇)知卷而不智人。(上博一,孔子诗论,简 28、29)“青蠹”即为今本《诗·小雅·甫山之什》的《青蝇》篇,“卷而”为《诗·卷耳·周南》的《卷耳》篇。②利以申户秀(牖),凿井,行水事,吉。(九店楚简,简 27)

相关音段的平行演化。l、j、z 等在民族语中的后续演变与以母字平行,也包括各种擦化形式。先看 l 的擦化。藏文“站立”lan 在大部分藏缅语方言已脱落鼻尾,少数还保留(如僜语 lon⁵³),有些尚带鼻化色彩(普米 tə⁵⁵ci³⁵、纳西 xi),或韵尾交替(载瓦 jap²¹、浪速 je³¹),其他方言则普遍发生擦音化:白语 ji⁴²,大方彝语 hi¹³,墨江彝语 hu²¹,哈尼 ɕo³¹。“轻”,藏文 jan po,阿昌 zan⁵⁵,普米 zī³⁵ mə⁵³,纳西 zu³¹,彝语 zo⁴⁴so³³,木雅 yi³⁵yi⁵⁵,珞巴 fion tɕup (f<h)。

侗台语。“舔”,泰文 liə²,版纳、德宏 le²,布依 zie²,拉珈 fie²。“花纹”,泰语、版纳、龙州等 laai²,布依 zaai²。“晾晒”,临高 lian³,琼山 zian³,当借自中古汉借词,泰语、老挝 heen³,版纳、德宏 heŋ³。“挂”,毛南 looi³,老挝、版纳 hoi³、德宏 hui³,柳江 hooi³。“笼(鸟窝)”,琼山 lon²,邕宁 hloon²,布依 zon²,武鸣 yoon²。“追赶”,泰语、老挝、布依等方言都读作 lai⁶,黎语 hooi²,龙州 huui⁵,都发生擦化。

苗瑶语。中古的来母汉借词在苗瑶语方言里有 z-、zɦ-、zɛ-、ð-、ɣ-等多种形式的擦化音变。如:“梨”,江底、东山 lai²,文界 jɪ²,石门 zɦa²,高坡 zu²,吉卫 zɛ²,长坪 ðei²,枫香、养蒿 ya²,瑶里 yuo²,先进 zua²。“龙”,大坪 lun²,三江 ljun²,文界 jɦō²,养蒿 yon²,高坡 zon²。“镰(刀)”,江底 lim²,罗香 lim⁴,长坪 ðim⁴。“糜(粮仓)”,江底 lam⁴,枫香 yaŋ⁴,七百弄 yun⁴,高坡 zən⁴,宗地 zon⁴,石门 zu⁴,先进 zɔ⁴,其中大多数方言的韵尾已经变异或消失,进而影响主元音。“笠(斗笠)”,江底 lap⁸,长坪 ðap⁸。“流”,湘江 ljəu⁶,长坪 ðjəu⁶。“利(锐利)”,三江、湘江 lai⁶,枫香 ya⁶,养蒿 yə⁶,吉卫 zɔ⁶,先进 zua⁶,长坪 ðaai⁶,大坪 hei⁶。

民族语中有些词的来源或音变起点不易判定,需借重于相关语言之间的比较。如侗台语“锋利”一词(梁、张 1996: 389):侗南、标语 jaai⁶,侗北 jai⁶,仡佬 yaai⁶,武鸣 yai⁶,柳江 hjai⁶,拉珈 hei⁶。比较上文所列苗瑶语各方言“利(锐利)”的读音,可知侗台语也借自汉语,也同样反映 l>j>h、l>ɣ 的音变,只不过未见读 l-的方言而已。再看侗台语“窝(鸟窝)”:泰语、版纳、德宏 lau⁴,布依 zau²;苗瑶语“窝(鸟窝)”:江底、长坪、湘江 lau⁴,三江 lou⁴,吉卫 zu⁴,高坡 zæ⁴,养蒿、枫香 zi⁴。侗台、苗瑶各方言的读音对应严整,显然同源,故而苗瑶语的卷舌擦音 zɛ-来自 l-。

从共时变异来看,有些擦化音变的起点为 j-,如侗台语:“香椿”,版纳 jum²,锦语、莫语 jam⁴,毛南 zam²,仡佬 ham²。“黄”,布依 jen³,武鸣、柳江 heen³,拉珈 hiē³。“递、伸”,泰语 juun³,版纳 jun⁶,龙州 jeen²,毛南 zjuun⁴。“蕨草”,水语 jiu³,锦语、莫语 jəu⁴,毛

南 hiiu³。①苗瑶语：“秧”，江底 jaan¹，文界 jɔ̃¹，枫香 zɔŋ¹，多祝 zan¹，吉卫 zɔŋ¹。“要_{要钱}”，瑶里 jau³，青岩 za³，先进 zua³。“秧、要”反映的是中古汉语影母开口三等*j-后来的音变。

闽西北方言的来母字擦化读 s-/ʃ-/ç-等，如：“螺”，永安、沙县 sue²，泰宁 suai²，邵武 soi⁷，崇安 suai²，建瓯 so⁶，政和 sue⁰。“李_{李子}”，永安 jia⁴，沙县 sai³，邵武 sa⁷，建阳 se⁶，松溪 syø⁶。“露”，永安 sou⁵，明溪 sy⁵，将乐 fo⁵，泰宁 so⁵，政和 su⁶。“老”，邵武 sa⁷，崇安 siəu⁵，建阳 seu⁵，建瓯 se⁵，政和 se⁵，松溪 sa⁶（李如龙 1996：111）。海南文昌闽语“酉侑蝇”读 ç-（刘新中 2006：130）。有学者从复声母的演变、谐声关系等角度，努力为该音变寻找上古汉语的来源。既然来母字在民族语的这种擦化音变屡见不鲜，属于中古以后 l-的自然音变，大致是 l>z>s 的结果，那么将其追溯至先秦谐声时代，似无必要。

3.3 塞音化

以母字 l-塞音化的方式有两种：(a) 发音部位改变的塞化，如 l>g>k、l>d。希腊语 *Leukaliōn>Deukaliōn 的音变便属此类（Hock 1986：108）。(b) 同部位塞化音变。塞音化是一种强化音变，和弱化音变相比，在世界其他语言较少见，如 Trask（1996：60）只举了两例：拉丁语 Maiu [maju]>意大利语 maggio[maddʒo]“五月”，原始巴斯克语*erur>西部巴斯克语 edur“雪”。Hock（1986：162-3）也举了几例，但认为该强化音变只出现于响音声母，并且仅在那些具有阻塞音词中弱化的语言里出现。Lavoie（2001：41）总结了六种强化音变类型：闭塞化/硬化、清化、滑音擦化、送气化、倍音化、喉音化/挤喉化，并指出第一种指的是通音（continuant）>阻塞音（stop），该类音变容易发生在音节起首位置。如 v>β（西班牙语）、v>b（克里奥尔式法语）、ɣ>g（Burushasky 语）、ϕ>p（豪萨语）、w>p（Pawnee 语）等。

下文看到，以母字和辅音 l-的两类强化音变在东南亚语言很是普遍，且多无明显音变条件，是语言演化中的区域特征。a 类音变起点往往是边音 l，而 b 类的音变方式可以是齿龈擦音（z>dz、s>ts）、齶腭音（ʒ>dʒ、ç>tç）等。

潘悟云（2000：273）从上古汉语一二四等带长元音、三等带短元音的前提出发，主张前者发生塞化音变*l->*r->d-，变成中古定母，后者为腭化音变*l->*ll->j-，成为中古以母，语音条件明确，l-的塞化音变也有类型学的支持（如闽语来母字的读法就是介于 l-、d-之间的 r-）。郑张（2003：139）也肯定了简单以母 l-的塞化，并提出其音变条件除了长元音，可能还有前冠音的影响等因素。

出土文献。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的人名“申徒易”，“易”通“狄”字，说明了定母字在战国中期楚方言里和以母字读音相近。

侗台语。早期以母汉借词 l-除了腭化、擦化，有些方言还出现塞化音变，如：“养”，临高、琼山 tian⁴，仂佬 taan⁴，柳江 tsuuŋ⁴，拉珈 tsien⁴，龙州 tsəŋ⁴、邕宁 tsuuŋ⁴。“余_剩”在泰语、邕宁、拉珈等大部分方言读 l-，而侗南 ka¹，水语 dja¹，侗北、佯僂 ta¹说明其有软腭、齿龈等部位的塞化形式。侗水语支“与_给”在多数方言里读 s-/h-，佯僂语为塞化的 thaai¹。

苗瑶语。中古以母借词除了擦化，还涉及塞音化。如：“羊”，长峒 jəŋ²，宗地 zan²，大坪 dziŋ²。“养”，长坪 jon⁴，大坪 dziŋ⁴。苗瑶各方言中古来母借词的读音更能反映 l-的音变全貌。如：“梨”，江底、东山 lai²，文界 ji²，罗香、樛子、览金 gei²，大坪 dzai²。“立_竖”，江底 ljop⁸，罗香 gjep⁸，览金 gjap⁸，樛子 dɔp⁸。“廩_粮”，江底 lam⁴，罗香 gam⁴，樛子、览金 gjam⁴，大坪 dzum⁴。“淋_浇”，三江 ljen²，罗香 gjem²，樛子 gjam²，大坪 dzum²。“笠_{斗笠}”，江底 lap⁸，罗香 gap⁸，览金、樛子 gjap⁸。“流”，江底 ljou⁶，罗香 gjeu⁶，樛子、览金 gjou⁶。

① 以母字“与_给”借自汉语，各方言几乎都为 s-/h-：泰语、老挝、侗北 hai³，版纳、龙州 hu³，德宏、傣拉、武鸣、布依 hau³，邕宁 hai⁶，柳江 haŋ³(-aŋ<*-au)，侗南 saai¹，临高、琼山 se¹。侗水支表示“给”义的词：临高、琼山 se¹，侗南 saai¹，侗北 hai¹，水语、锦语、莫语 haai¹，也可能和“与”有关。两者进入侗台语时的声母形式是 l-还是 j-，或是其他形式，还无法通过比较得知，但其擦化音变则可以肯定。

南亚语。“抬、举”各方言大多读擦音 $z-$ 、 $ʒ-$ ，如马散 $ziok$ 、艾帅 $zauk$ 、孟汞 $ʒak$ 、曼俄 $ʒok^{33}$ 、曼买 $ʒok$ ，茶叶菁 $dʒok^{51}$ ，甘塘 $tʂok^{55}$ 为塞化形式。“床”，京语 $juəŋ^2$ ，莽语 $tv^{31} tɕəŋ^{31}$ 。

闽语的以母字的塞擦化 $l > z > s > ts$ 、 $l > z > s > t$ (李如龙 1996: 68-9): “痒”，建瓯 $tsiəŋ^8$ ，永安 $tsiam^4$ ，泉州 $tsiū^4$ ，潮州 $tsiē^4$ ，文昌 $tsio^6$ 。“蝇”，文昌 $tien^2$ 。“翼”，文昌 $tiet^8$ 。海南文昌闽语“痒余油用铅浴”读 $dz-$ ，“移诱”读 $t-$ ，“痒”字在万宁、府城、港门等 7 个方言读 $tɕ-$ ，“阅”字在昌城读 $th-$ (刘新中 2006: 130)。

3.4 鼻音化

以母字发生鼻音化的方式至少有三种，其中最常见的是龈腭鼻音化 (n)，其他如软腭鼻音化 ($ŋ$)、同部位鼻音化 (n) 较为罕见，只有零星的表现。

龈腭鼻音化。往往是在 $l > j$ 的腭化之后出现 $j > z > n$ 。元音 i 、近音 j 的调音特征相同，汉语方言中的 i 和 j 类似，多带些摩擦成分，两者往往会有类似的音变。朱晓农 (2006: 108-9) 曾谈及 i 在高位出位后发生鼻音化，如浙南温州吴语、蛮话和汾阳、沁县等晋语。以母字中古以后读阳调且为零声母，带有三等介音 $-j-$ ，因此也出现鼻音化。如北部吴语中“阎姓”普遍读龈腭鼻音 $n-$ 。宁波、鄞县“浴”读 $nyoʔ^8$ 。南宁粤语：欲浴育 $nœk^8$ 。玉林粤语：勇涌 $nœŋ^4$ 。

藏缅语的“绵羊”有边音 l (藏文 lug)、腭音 j (尔苏 jo^{55})、擦音 $z-$ (彝语 zo^{33}) 等形式，还有羌语读鼻音 nu ，显示了 $l > j > z > n$ 的音变。苗瑶语的以母字汉借词“溶_{溶化}”：瑶里 $joŋ^2$ ，青岩 $zoŋ^2$ ，长峒 ni^2 ，也是同样的音变。梁敏、张均如 (1996: 325-8) 记录的“蚊子、树芽、抓、蚜虫、女人”等十余个词都反映了 $j > n$ 的共时变异。如“蜘蛛网”，泰语 jai^2 ，老挝 nai^2 。“缝”，邕宁 jip^8 ，老挝 nip^7 。南亚语：“床”，京语 $juəŋ^2$ ，巴琉 $kɔ^{53} nəŋ^{31}$ 。“熄灭”，马散、艾帅 $zɔt$ ，南虎 $zət$ ，茶叶菁 $ʒaʔ^{51}$ ，曼俄 $nɔt^{45}$ 。“抬、举”，马散 $ziok$ ，艾帅 $zauk$ ，南谦 $ka nək$ 。

软腭鼻音化。以母字读 $ŋ$ -在汉语方言、民族语中较少见。如清溪客话“允” $ŋun^1$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120)。福建盖竹闽语中的以母和影、云、疑母字合流为零声母后发生软腭鼻音化： $j(y)- > ŋ-$ 。例如：疫役夜野冶 ia 叶易 ie 阅 ye 遥摇谣舀 iu 酉莠 iu 阎延容容易孕 ien 容容融 yen 赢 ia 阳羊养样 io (邓享璋 2007)。

汉语语音史。《蒙古字韵》的个别云、影母字和疑母字一样，声母用八思巴字 $ŋ$ -来标写，如：言晔尤_云懿_影。其时云、影母开口三等字已读成带 $-j-$ 介音的零声母，说明金元时代的幽燕官话可能经历过 $j > ŋ$ 的音变。

侗台语方言的共时音变也包括 $j > ŋ$ (梁敏、张均如 1996: 326-7): “射击”，泰语 jin^2 ，老挝 nin^2 ，邕宁 $ŋin^2$ 。“听见”，版纳 jin^2 ，老挝 nin^2 ，德宏 $ŋin^2$ 。“小虾”，武鸣 $jiəu^2$ ，柳江 $naau^6$ ，龙州 $ŋiu^2$ 。

民族语里的中古来母借词，如苗瑶语：“龙”，大坪 $luŋ^2$ ，文界 $jɦō^2$ ，多祝 $ŋun^2$ 。“利”，三江 lai^6 ，江底 $ŋa^6$ 。表明 $l > ŋ$ 的音变是可能的。再如“窝_{鸟窝}”一词在江底、湘江、长坪、东山、三江等方言都读 $l-$ ，多祝读 $ŋ$ 。据 Ladefoged (1968: 23) 的考察，西非 Edo 语的 j 、 w 在鼻音音节中与 n 、 $ŋ$ 互为变体。如 Ora 语 $ájárí$ “白化病者”，可读作 $ápáńí$ ， $éwēwà$ “每天晚上”实际读作 $éŋwēŋwà$ 。这种 j 、 w 的鼻音化来自邻近鼻化元音的影响。上举闽语、侗台、苗瑶的 $j > ŋ$ 的音变条件，可能跟后接 i 、 u 等高位元音有关，可解释为口-鼻气流通道改变并影响感知的结果，具体的实验语音学分析容另文详论。

同部位鼻音化。汉语方言中 n 、 l 的声母交替较常见，但以母字读作 n -的很少。连南客语“欲 $niok^8$ ”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159) 是为数不多的例子。据 Lavioe (2001: 42)，Yonkalla 语在名词的节首位置有 $j > n$ 的共时变异。

3.5 唇齿化

从汉语语音史来看，唇齿塞音声母的产生在中唐以后，唇齿擦音则大致在晚唐出现。以母字的唇齿化在方言、民族语中都有所体现。

据李如龙、张双庆（1992：166），客赣方言中云、以母字的合口读作 v-，包括秀篆、长汀、宁化、西河、香港、宜丰、修水、建宁、邵武等方言。如宁化客语：永 viŋ³|役 vi⁷|荣营云 viŋ²|冤 vien¹|远 vien³|缘圆 vien²。修水赣语：预 vi⁶|余 vi²。这是中古后期合口三等云、以母字并作喻母后的唇齿化音变： $*jw->v-$ ，语音条件明确。个别以母开口字，如邵武、南丰的“羸”字读 vian²，可能来自后起的合口读法（嘉定吴语“羸”也读合口 fiŋ²）^①。w 的收紧点在双唇和软腭，其声学特征和唇齿近音 v 接近。j 介音使下腭上抬，w 介音又促使下腭后退。三等合口声母字 jw- 发音时撮圆的唇形很容易会碰到上齿，唇齿化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近音 w 或元音性的 u 和 v、v 也常有历时音变或共时变异关系，如早期德语的 w>v（Maddieson 1984：93），汉语方言如北京话的微母字 w- 可有近音变体 v-（“为” wei~vei），客赣等方言中影母一等合口字 w- 读成 v-，吴语上海、嘉兴、绍兴话 -u 在声母 f-/v-/θ-/h- 后面变成 v/v（有的记成自成音节 m）等。

不少音韵学家已注意到《中原音韵》将以母脂韵合口字“维惟”与微母微韵字“薇薇”置于一处以示其同音。该现象不只见于吴、闽、客、赣等南方方言，陕西、河南、山西等北方地区也有，且都读唇齿声母 v-，可见是个普遍音变。从历史文献来看，在于阗婆罗谜文字转写《金刚经》的汉字音（反映公元十世纪的河西方言）材料中，已有“唯微”同读 yvī（大致可拟作[*jwi]），比《中原》时代早了三百多年（高田 2005：273），汉越语中也有类似情形。现代方言的“微”字读 v- 则是元代汉语微母 *u- 唇齿化的结果，近代后期微母读作 w-，后又变为零声母的合口介音成分，读 v- 的到了现代北方话便成了早期的白读层；脂韵的合口以母字读 v-，来自近代汉语带三等合口介音 -jw- 的零声母字： $*jwi>wi>vi$ （惟），脂韵的其他声母字则走另外的音变方向： $*ljwi>lwi>lui>luei>lei$ （泪）。

理清了客赣方言和《中原音韵》的变化情形，侗台语的以下音变便不难索解。“递、伸”泰语 juun³，版纳、德宏 juun⁶，柳江、布依 juun⁶，毛南语 zjuun⁴，傣拉 vin⁶。早期共同语可拟作 *juun。傣拉 v- 的产生条件 *ju>v（泰语、傣拉的 -u 在 j- 的影响前化为 -u-、-i）。

再看侗台语的“游”：老挝、版纳 loi²，傣拉、水语 lui²，临高读 loi²，锦语、莫语发生塞音化读 dui²，毛南 vai¹，琼山 voi²，出现唇齿化。南亚语的“游水”一词与侗台语同源：马散 lui，艾帅 loi，硝厂沟 loi，茶叶菁、胖品 loi⁵¹，南谦也出现唇齿化读 vvi。毛南语“挂”读 lvoi³，其他方言读擦化的 hui³（傣拉）/hoi³（老挝、版纳），布依语是唇齿化的 voi³。由此，v- 来自更早的 l-。那么 l- 是直接变成 v-，还是经历了某个中间阶段呢？

从跨语言材料和音段 l 的声学特征看，l 最有可能是先变为 w（有时称为滑音），然后再唇齿化：l>w>v。Essen（1964）曾说明拉丁语中 l 到现代有 j、u 两种变化：a) 晚期拉丁语 pleno>意大利语 pjeno “完全，圆满”。b) 晚期拉丁语 alterum>法语 autre “其他”。Trask（1996：61）提到苏格兰低地和北美英语中 l 在 ball、feel、field、milk 等词中变成了软腭音 w，这种音变近来也出现于英国东南部，在标准波兰语中甚至在所有的音段位置的 l 都出现了^②。Pickett（1977：115）从声学分析的角度说明了浊的边近音 l 和近音 j、w 的共振峰较相似，具有滑音的性质。

l>j 的硬腭化在很多语言都很常见，而且有时并无语音条件；相比而言，l>w 的软腭化不是很普遍。除了上面提到的印欧语，在东亚语言里也有类似的情形。如苗瑶语：“廩_粮”，江底 lam⁴，复员 wjan^B，石门 von⁴。“梨”，东山 lai²，复员 wja^A，青岩 vo²。“龙”，大坪 lun²，复员 wjon²，青岩 van²。“村寨”，东山 lan⁴，复员 wjon^B，青岩 von⁴。“窝_{鸟窝}”，长坪 lau⁴，复员 wji^B，青岩 va⁴。“力气”，复员 wju⁶，青岩 vau⁶。前三词为中古汉借词，其中“梨”借进苗瑶语时韵母为 *i，后来元音裂化、后高化（交界 i>长坪 ei>ai>宗地 a>吉卫 a>青岩 o>高坡 u）。“廩、龙”为中古三等字，进入苗瑶语时应带 -j- 介音（如三江 ljuŋ² 龙、览金 gjam⁴ 廩）。

^① 注意宿松赣语相应的读法是边音 l-，如：越 læ⁵⁵|圆缘袁园 len³⁵|怨 len²¹|熨泳 lən²¹|永允 lən³¹，辖字范围与其他客赣方言并无二致。其演变细节尚待详讨。

^② Hock（1986：129）在谈到流音音段的不稳定性（instability）时，指出边音 l 除了腭化，也容易产生调音部位后缩、软腭化和卷舌化的语音变体 [ɫ]，如英式英语中的 lich[lik]、ilk[iɫk] 的区别。

①苗瑶语方言的共时变异显示了l软腭化、唇齿化的历史音变：龙*ljɔŋ > 复员 wjɔŋ > 青岩 vɔŋ；梨*lji > 复员 wji > 青岩 və。

4. 结语

最近张光宇(2009)说明汉语方言中的l有音段脱落(“吕读如雨”)、鼻音化(“吕读如女”、“泥来分混”)及擦化、塞化等多种音变方式。实际上,汉语方言的情形并未反映边音l的音变全貌。通过考察民族语,我们会发现中古来母汉借词有更丰富的演化类型。

汉语的以母字在北方方言多读作零声母,但在南方汉语的变化却并不单一,除了上文提到的各类音变形式,现代方言还有读l的零星表现,如:浙江东阳“摇 la²|易 la⁶|杨 lia²”、丽水“舀 lia³”,福建武夷山“痒 lyɔŋ⁵”、松溪“蝇 læyŋ⁹”等(潘悟云 2009)。

汉语语音史上以、来母字的关系本来就很密切,这也是众多学者主张将前者拟作流音的证据之一。本文发现,以母(上古*l-)、来母(中古*l-)和音段l本身在历史、现实语言多种材料中反映出的音变方式一致,都包括腭化(j)、摩擦化(ʒ/z/z/s/h/ɣ/ʒ/δ)、塞音化(d/g/dz/dz/tɕ/ts)、鼻音化(n/ŋ/n)、唇齿化(v)及舌尖化、软腭化、龈腭化等各种演化类型。有些音变(如腭化、塞音化等)有大量的实例;有的音变(如唇齿化)虽然例子不多,却也能在不同性质的材料(文献/方言/民语)中体现出来,也能用人类的发音、听感等普遍规律来解释。

本文认为,只有将以母的初值定为*l-,才能解释各种历时和共时音变。近年来有若干新说,如因传世、出土文献中的以母字和塞音声母相关,便认定其来自ql-或fq-/hd-之类的复声母(赵彤 2005, 吴锤 2006)。Maddieson(1984:73-74)统计了三百多个语言样本,发现有95.9%的语言至少有一种流音,其中74.7%的语言有普通的边近音l;更重要的是,历史文献、现实语言中l>d、l>g的流音塞化都不少见。郑张(2008:59-61)根据来母字在苗瑶语中的语音表现,对王辅世、毛宗武(1995)为这些词构拟复辅音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拟音要经得起类型学尤其音变类型学的检验,别追求最小公倍数”,值得重视^②。同样,将以母拟作d-、j-、z-、zɸ-等^③,是将演变过程的某个阶段看成了音变起点,现实语言也不支持以母有j>l、z>l、d>l之类的音变^④。

目前学界在探讨语音演变时,大多持两种观点:一是“谱系观”,即认为此种音变古已有之,来源甚早,承继自某个绝对年代尚不确定的原始母语;一是“接触观”,即为其寻求强势方言(或邻近方言)的影响可能,或将其视作数千年前异族语言留下的“底层”。本文主张,共时变异实际就是历时音变的投影,汉语语音史中若干问题的探讨也需要从类型学和历时-共时相通的“泛时观”出发(朱晓农 1988, 潘悟云 2009),由此才更容易解释各种性质的材料反映出的自然演变。本文关于汉语以母字演变方式的考察,便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具体实验。

【附注】本文曾在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第18届年会(哈佛大学,2010年5.20-22日)上宣读,承蒙梅祖麟、张洪明、孙景涛等先生赐教,谨此致谢。尚存错漏,概由作者负责。

参考文献

- 邓亨璋 2007 《闽北、闽中方言语音研究》,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
董同龢 1944 《上古音韵表稿》,中研院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廿一。
高田时雄 2005 《敦煌·民族·语言》,中华书局。

① “村寨、窝、力气”虽非借自汉语,但从其方言读音来看,早期也应带有-j-介音,而且这些词在不少方言中均有合口韵母的读音(王辅世、毛宗武 1995:318-9、322-3)。

② 郑张(2008)将苗瑶语中的来母关系词看作汉-苗瑶的同源成分,本文不大赞同。这些词几乎都是文化词,如“淋廋利鲤流笠”等。按照历史语言学的一般原则,探讨同源词时选择基本词汇才较可靠。

③ 可参看 Karlgren (1923), 平山 (1993), 龙宇纯 (1998), 金理新、谢尚优 (2009)。

④ Sagart (2007) 将以母拟作小舌塞音*q-, 更难说明其与各种音变形式间的演化关系。

- 龚煌城 2002 《汉藏语研究论文集》，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 金理新 2002 《汉语上古音系》，黄山书社。
- 金理新 谢尚优 2009 汉语“死”以及以母读音问题，《语言研究》4: 38-52。
- 蓝庆元 2003 《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1980 《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
- 李如龙 1996 《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 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梁敏 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新中 2006 《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镇发 2007 现代方言的[j]浊擦化，《中国语文》2: 169-74。
- 龙宇纯 1998 上古音刍议，《中研院史语所集刊》69.2: 331-97。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云 2007 上古汉语的韵尾*-l 与*-r，《民族语文》1: 9-17。
- 潘悟云 2009 “语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演讲报告。
- 平山久雄 1993/2005 用声母腭化因素*j 代替上古汉语的介音*r，《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84-102，商务印书馆。
- 丘彦遂 2002 喻四的上古来源、声值及其演变，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
- 孙景涛 2008 《古汉语重叠构词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辅世 毛宗武 1995 《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 力 1980 《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 吴 锤 2006 喻四邪等母从上古到东汉的演变，《温州师院学报》1: 106-12。
- 颜其香 周植志 1995 《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俞 敏 1999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1-62，商务印书馆。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199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光宇 2009 汉语方言边音的音韵行为，《汉藏语学报》3: 138-52，商务印书馆。
- 赵 彤 2005 以母的上古来源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4: 12-18。
- 郑 伟 2009 吴语太湖片果摄的演化模式与历史层次，《语言科学》4: 356-64。
-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8 论汉语、苗瑶语声母中流音 r、l 的重建及古音构拟偏向，《东方语言学》4: 57-62，上海教育出版社。
- 朱晓农 2006 《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
- 朱晓农 1988 音韵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法：语言学的灵魂》，147-5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Baxter W.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odman, N. C.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 Waugh, 34-199. Leiden: E. J. Brill.
- Campbell L. 2004.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Comrie B. 1993. Typology and Reconstruction. In Jones C.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74-97. London: Longman.
- von Essen 1964. An acoustic explanation of the sound shift [t]>[u] and [l]>[i]. In Abercrombie et al. *In Honour of Daniel Jones*, 53-58. London: Longmans.
- Hock H. H. 1986.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outon de Gruyter.
- Karlgren, Bernhard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Ladefoged Peter. 1968. *A Phonetic Study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ss Roger. 1997.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voie, Lisa. 2001. *Consonant Strength: phonological patterns and phonetic manifestations*. New York: Garland.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ckett J. M. 1977. *The Sounds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llyn & Bacon.
 Sagart L. 2007. Reconstructing Old Chinese uvulars in the Baxter-Sagart system. *Paper presented in ICSTLL*, Sep. 27-29, Harbin, China.
 Schuessler A. 1974.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2.2:186-99.
 Trask R.L. 1996.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Wang Feng 2004.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omparison: The Case of Bai*. PhD dissert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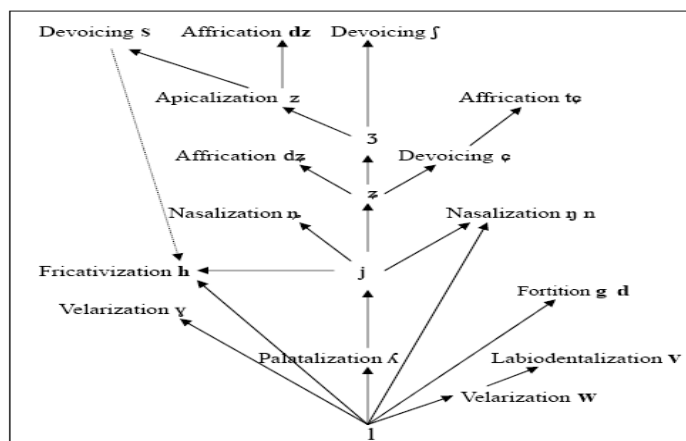
Natural Process and Reconstructing Sound Change: a Case of Evolutional Types of Yi Initial in Old Chinese

ZHENG We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s: Relying on kinds of materials such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Chinese dialect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we argue that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yi 以 initial in old Chinese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a lateral approximant *l from the perspectives natural process and typology. Based on the detailed discussion, such evolutional types as palatalization, velarization, nasalization, labiodentalization, fricativization, strengthening and so on can be identified for the yi initial. The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and synchronic variations in the diverse sorts of materials can be really interpreted.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part is introduction, furnishing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ypology. The second part is a briefly reviews of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phonetic value of the yi initial. Part three is the main body of this paper, which attempts to reveal the complex evolutional types of the yi initial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The last part gives the conclusion, in which we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u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achronic changes and synchronic variations and also asserts the acceptability of *l as the reconstructed phonetic value of the yi initial.



Keywords: the yi initial words, natural process, typology, reconstruction